

建寺文化的迷失與覺醒

目 錄：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弘憲序

作者序

第一章 教徒們的宗教情懷

建築是五明之一

原始佛教初期沒有「佛寺建築」

各種不同的佛教修行場所

無法定義什麼是「佛寺建築」

修行場所的名稱

佛教傳來漢地

佛寺等同官府

其它的道場稱謂

借用“大雄”作為殿名

本書對佛教傳佈的分類

佛法先是間接由西域傳來

希臘文化對佛教的影響

結集佛教法的必要

前冠有「如是我聞」的經典，並非全都是釋迦佛當時所說。

佛經為何須要重譯？

後造經是加上說

帝王干預宗教，古今皆然

誰意識到真理，誰就是佛

佛教是「人本」的宗教

大乘佛教的吹噓

佛教的演變

西域中亞地區大乘佛教興起的源頭

大乘佛教開始有了佛陀的偶像崇拜以後，才需要佛教建築。

阿育王的企圖

佛塔建築的開始

丘就卻利用佛教施行「政教合一」的統治

帝王即佛

漢地僧人接受官位的開始

弘法天子的自許

中土佛教政治的濫觴
後貴霜王朝也採用佛教治國
喇嘛教在蒙古傳播的因由
“末世期盼”的真實性與背後黑手
冒充上帝的野心
佛教的龐大吸納力
蓮花淨土與埃及阿蒙神
古代雅利安人並不崇拜偶像
偶像崇拜附加了崇拜帝王的方便
觀世音菩薩的變身
帝王面貌的佛像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破壞聖像的經過
像不神聖因人而起
佛像或信眾才需要殿堂
佈施的真義
龐大的消耗
現代禪宗對蓋雄偉佛寺的說法
應該及早停止宗教的剝削
小結

第二章 西域佛教的建寺文化

西域的範圍

天竺佛教八大聖地

藍毘尼

菩提伽耶

鹿野苑

王舍城

舍衛城

僧伽尸

毘舍離

拘尸那迦城

犍陀羅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波羅王朝的密教擁護

絲路南北道的佛教

于闐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龜茲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高昌——吐魯番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樓蘭——迷失的王國

敦煌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西域的石窟群

支提塔廟——中心塔柱石窟

毘訶羅窟
涅槃窟
大佛窟
佛殿窟——覆斗式石窟
背屏式石窟
阿羌塔（阿旃陀）石窟
愛羅拉石窟群
吐峪溝千佛洞
克孜爾千佛洞
敦煌莫高窟
伯孜克里克石窟
小結

第三章 漢傳佛教的建寺文化

中國的佛寺
胡人很努力並有目的至中土弘揚佛法
中土建寺的目的
中土古佛教建築的情形
禪宗寺院與叢林制度
禪宗之五山十剎
佛寺建築的材料
懸空寺——空中佛寺
福州鼓山湧泉寺——台灣佛教的祖庭
小結
中國的石窟群
大同雲崗石窟
天水麥積山石窟
洛陽龍門石窟
天龍山石窟
炳靈寺石窟
韓國（南韓與朝鮮）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韓國佛教以華嚴宗為最大宗派
日本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日本淨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雲南及古南詔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越南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台灣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台灣佛教早期以「佛道一寺」居多
「佛道一寺」的南華普門寺的啟用
小結

第四章 藏傳佛教的建寺文化

西藏地區寺院

布達拉宮——歷世達賴喇嘛的駐錫地
大昭寺
哲蚌寺——西藏格魯派六大寺的首寺
甘丹寺——黃教的祖寺
色拉寺——西藏格魯派的名寺
小昭寺——上密院
下密院——格魯派的主要寺院
聶塘寺——印僧阿底峽圓寂的寺院
熱振寺——西藏佛教噶當派的祖寺
白居寺——西藏佛教各派共存的寺院
札什倫布寺——歷世班禪的駐錫寺院
薩迦寺——西藏佛教薩迦派的主寺
桑耶寺——藏史上首座三寶俱全的寺院
敏珠林寺——西藏佛教寧瑪派南藏傳承的寺院
雍布拉康——西藏史上第一座宮殿
楚布寺——歷世噶瑪巴的駐錫地
強巴林寺——歷世帕巴拉活佛的駐錫寺
噶瑪寺——噶瑪噶舉派的祖寺
巴嘎寺——西藏工布江達巴嘎山中的寺院
仁欽崩寺——西藏墨脫的寧瑪派寺院
白日寺——西藏佛教寧瑪派的主寺
桑頂寺——西藏佛教香巴噶舉派女活佛的駐錫寺
雍仲林寺——西藏本教的祖寺

蒙古地區寺院

呼和浩特市大召
小召

青海地區寺院

塔爾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六大寺院之一

四川地區寺院

四川德格印經院
噶陀寺——第二金剛座

中國地區寺院

雍和宮——內地最大的喇嘛廟
雙黃寺——清代達賴和班禪在北京的駐錫地
瀋陽四塔寺

尼泊爾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尼泊爾有二座聞名世界的大佛塔

大吉嶺

錫金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不丹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拉達克——小西藏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小結

第五章 南傳佛教的建寺文化

向南傳播的佛教
斯里蘭卡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緬甸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仰光市的大金塔等寶塔
 緬北的佛塔
 浦甘的佛塔
寮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高棉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泰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印尼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馬來西亞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新加坡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菲律賓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小結

第六章 佛塔與佛像

 佛塔部分
舍利
 佛陀舍利塔的型制
 八種塔、十塔與如來八大寶塔
 供養舍利塔的功德
 迦膩色迦王建塔
 天竺珊奇佛、法、僧三塔
 早期中國樓閣式的塔及其以後的發展
 中國寺塔的特色
 古塔的代表
 藏傳佛教的如來八塔
 西藏高僧靈塔
 西藏高僧靈塔
 現代密宗對佛塔禮敬的無限功德說法
 多功能的五輪塔
 七寶、輪王七寶與八吉祥、八寶、八供
 為何早期的佛塔擺在中軸線上？
 塔為何成了死亡的象徵？
 繞塔是修行？
 佛像部分

為什麼早期的佛長得像希臘人？
原先佛像是被雕刻來模仿、思念用的，不是用來拜的。
佛教徒不應該著像迷信
密教徒應該是模仿的高手
佛像塑造的起源
佛像藝術的發展
巨佛的創建
大月氏國的佛像藝術
秣菟羅的本土佛像藝術發展
笈多王朝的佛像藝術
波羅王朝的密教藝術
佛像雕塑藝術的主題
藏傳佛教的佛像
千秋歲月計畫
石窟壁上美豔的裸女
小結

第七章 佛教建築與地理風水

身為太陽系的成員要了解太陽，讓我們看看它是如何從「無」誕生的。
《易經》是中華古科學，不是宗教，但後來與各宗教有關。
密教五方佛與五方、五行
密宗的風水環境觀念
《大日經》的擇時、擇地指示
諸佛與大樹的關係
來華高僧精通天文地理
現代佛寺建築的風水觀
禪宗佛寺建築的風水觀
蓋寺院請地理風水師參考有錯嗎？
明代寶華山見月律師重視地理風水的實例
禪宗大德虛雲老和尚重視地理風水的實例
中土的左尊右卑
環境不佳會影響修行
其他有關佛寺風水的人物介紹
佛經中之天文圖符與建築
佛教八齋日戒十齋日的由來
藏密九宮八卦圖是漢藏文化的綜合產物
學佛者對《易》學應有的態度
小結

第八章 台灣佛教建築的未來

佛法首重智信，建寺應為次要。

除非自度，沒有人可救度！「迷時師度，悟時自度。」
台灣佛教應該正確地教育信徒
傳統宗教錯誤的因果報應的「宿命觀」障礙了關懷的付出。
感性的投入與理性智信的差別，何者重要？
台灣的佛教建築能「直追唐宋」嗎？
對台灣佛教建築應有的考量
如何依據國法興建佛寺
小結

第九章 佛教與科技時代的因應

住的理想與空間智慧
修行與住宅環境品質關係
科技時代建築與自然環保問題
道場應該遠離有危害使用之建築物
應該適度地燃香供佛
新世代智慧科技建築與磁場關係
佛法之實踐與解決整體人類生存空間的關係
科技時代家庭道場的要件
科技時代佛教建築應有的考量
未來佛教建築應有的方針
小結

第十章 覺悟心中的佛性

真正眾生平等的時代來臨
正見覺知是什麼？如何修正面引導？
從表象無法深識佛理
應該是談智慧，說「了義法」的時候了
科技文明時代對佛法應有的態度
無般若空性，所學如盲
“心因暗示” 的信仰秘密
佛也都是要在人道才能修成的，佛教是人生的佛教。
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誰？
是心的輪轉
剝除宗教的神話會現出什麼來？
無善、無惡心之體
應建立「內心淨土」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佛陀是了悟的聖人，不是神
最糟糕的人生是「自欺、欺人、被人欺」。
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
老和尚的壓箱寶是什麼？

七佛開悟偈
誌公禪師十四科頌

第十一章 佛教傳播的歷史與建築資料

佛入滅年代的各種考據
與本書有關的歷史資料
西元前部分
西元後部分
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 王武烈—建築師

密宗總持寺派傳法阿闍梨教授師——圓烈佛金剛法獅子

宗教修學：師承顯教隆昇·恆月長老（103歲圓寂，賜法號：能法）。

密宗普方金剛大阿闍梨（賜法號：圓烈）、吳潤江上師（賜法號：智揚）、陳健民上師。

研究學位：中國命運大學傳統藝術哲學（易學）博士

社團服務：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989～1995、1998～年法規研究委員會委員、1998～年會員權益爭議委員會委員。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1985～1991 年法規研究委員會委員。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 1998～2001 年理事、2001～2004 年監事、1992～2001 年法規研究委員會委員、顧問。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1997～2000 年法益維護委員會委員、2000～2001 年法規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1～2003 年建管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易經研究社發起人及講師之一、2003～理事。

台北市政府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會第一、二屆委員。

台北市政府 2000～年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委員。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永久會員、第十四屆法規委員會委員、第十五屆理事。

日本建築協會正會員。

中華民國捐血勵進會永久會員。

佛教正見學會負責人。

1995 年激盪會年度會長。

中國命運協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

中華星相易理堪輿師協進會第一屆理事

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第三、四屆理事。

張序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封鎖，
一朝塵盡緣生，照破山河萬朵。」

初捧武烈兄的此本鉅著，內心頗為振奮，蓋多少世紀以來佛教在中國即有深遠的影響，而本書則敘明了佛教建築形成的歷史由來。

佛學的「真、善、美、聖」往往妙合禪機，印涵心法，其潛移默化的思維韻染，早已根植民心，由思想產生信仰，信仰凝聚力量，宗教於焉形成。而建築不僅是生活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實質表徵，以之來闡揚佛教的精神向度，自是在建築上有著璀璨精彩的演出。二千多年來的佛教建築歷史在本書中，娓娓道來，生動如栩，如數佳珍，令人不得不佩服武烈兄的學識淵博，見聞之廣大與胸襟運籌帷幄之圓熟。

實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好書，值得我輩咀嚼再三，特為之序。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簽名

序

人類社會自從成立國家之後，部落間的精靈、巫覡、薩滿等等信仰，都會被帝王強迫以較統一進步的宗教信仰替換，作為中央集權體制的精神思想。這種新的宗教必須能夠服務政治，並且有教化訓民的目的。不過，一旦受到外來政權的侵入，那麼外來的宗教也必然取代了被降服國原有的信仰。因此，許多原是信仰佛教的國家，往往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被迫改變了信仰。誠如成吉思汗的後代，從草原的薩滿信仰，有的改變信仰喇嘛教，有的信奉伊斯蘭教或東正教。看來宗教信仰當時是被作為國家統治的工具，各教的僧侶必須服務政治，政教兩方才能各得所需，這彷彿是地球文明的一種特色。可是，不知道佛陀、上帝或阿拉在天上，是否有意這般設定，卻讓地球社會因為信仰的不同，而如此地紛爭不息。

○宗教僧眾是文化經師

二十世紀以前，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存留著“君權神授”的迷思，因為自古以來許多宗教長期配合著為君權服務，這些現象在歷史紀錄上比比皆是。因此任何一個宗教都會隨著政治、經濟在消長，但是有些國家民眾知識的來源，大部分（或一直）是從僧侶們（古老的教師體制）的教導中獲得，宗教師千百年來一直扮演了文化傳承上重要的角色，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有些國家、地區還是如此（如緬甸國、西藏地區、蒙古地區、拉達克等等）。

在東方社會裡，佛教寺院是正法傳佈的中心，更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僧眾是佛法經師，也是啟蒙的教師；信眾先由基本讀寫技巧，進一步學到語言、歷史、文學、醫學、天文、宗教等常識，更從寺院建築和儀式中，激發出潛在的美術、繪畫、雕塑、歌舞、娛樂等藝術之能力，屬於“藏傳佛教”（喇嘛教）的地區就是如此。寺院甚至兼備了護祐、自治與保防的功能，並促進了地方的繁榮，以及社會與政治上的安定。西方“基督教”、“伊斯蘭教”的社會也是如此，因此，二十世紀以前，任何宗教的影響力的確不可忽視，至於本世紀一般教育已經普及的地區，是否仍會如此，將值得我們深思。

○政權與教權的較勁

但是，在歷史上“教權”有時會凌駕在“政權”（統治權）之上，如“天主教”教廷、“西藏佛教”的“教政合一”；有時候則和政權平行。對於俗世的王權，宗教常通過神話來佐証其權威，並賦與君王的政治制度以神聖性、權威性，達到其“君權神授”的證明。任何宗教的僧侶團體都發現，如果不與世俗王權妥協或獲得支持，就會出現危機，甚至被壓迫。

在佛教的傳播史上也不例外，佛教與王權、帝王與僧侶，在政治宗教上有其互補作用，僧伽只要緊密地依附於國家的行政官僚體系中，積極響應（或影響）國家的政策，或服從政治指示，便可充分體現宗教服務政治的功能，甚至成為政治訴求或政治動員的最佳力量，當然，弘法的目的也比較容易實現。可是，封建的“君臣倫理”也就重重地加負在佛教僧團，造成宗教莫大的無奈。

從歷史上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宗教信仰被融入於政治利益裡面，表面上宗教暫時獲得小益，但政治反而長期操控了宗教信仰，教義被任意填加或修改，宗教反而成為政治利益背書的祭品，以及支配人民的工具。南朝宋文帝（西元 424-453 年在位）毫不諱言地向臣下表示，假若百姓都信仰了佛教，則一定能馴服地接受統治，可以坐致太平。

對於統治者利用佛教的情形，佛教大師也很無奈，晉代道安法師就表明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隋代費長房說：「教興在帝王。」、唐玄奘大師也說：「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三人之言甚為真確。《元史·釋老傳》記說：「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係乎時君之好惡。」萬曆年間之《金陵梵剎誌》中有關〈重修瓦官寺釐記〉說：「…復考我世尊所行化之國，非僅一王……，當此之時，重在“法王”（佛陀），則“人王”賴法（王）以有其國。……大法流而震旦（中土），重在“人王”（帝王），則“法王”賴“人王”以衍其教。……」言之切確。

如果不了解佛教在各國消長的情形，總會以為平常「慈悲為懷、普渡眾生、離世清修」的佛教僧眾，應該是保持「政教分離」的態度，只有專心於山林中清修的生活。可是當時的出家眾不是貴族就是知識份子，佛教與政治的掛鉤，常常緊密得解不開，僧侶擁有權勢地位，和中古時代“天主教”的情況不相上下，讓人甚覺無奈。出家修行雖然還沒有成就，但是擁有（智慧）知識的、有組織的僧團群，比一般人民來得不易控制，更是世界各國政府最擔心的團體，各國都曾嚴加戒備。甚至插手干預宗派經典的思想，或者限制其發展。

○僧官階級的設立

所以，古代中國後秦姚萇以鳩摩羅什弟子僧善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與慧斌為“僧錄”，令其管理僧務。至北魏開始就設有“僧官”以統轄天下僧徒，此後就有“道人統”、“沙門統”（又稱“昭玄統”）、“僧正”、“釋教總統”的官職，來替政府管理宗教。有時帝王直接干預佛教事物，如梁武帝以“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為由，就一心想當“白衣僧正”，親自統治僧尼，領導宗教。

隋文帝改變北周“僧官制度”，比照北齊，在中央設立“昭玄寺”，置“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僧官，天下各州置“都統”、“沙門都”、“斷事”、“僧正”；唐高祖聚集高僧於京，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侶，在鴻臚寺下設“寺觀監”，後來唐代又有“祠部”、“兩街功德使”等，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宋代以“祠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祀典、祠廟、醫藥之政令，“凡宮觀、寺院、道釋，藉其名額，應給度牒，若空名者毋越常數。”；元代有“帝師”，在中央設管理佛教的機構“總制院”，後改為“宣政院”，置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位以僧人充任，地方各路設“行宣政院”，各州府置“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僧官；明洪武年間仿照宋制，在中央置“僧錄司”、府置“僧綱司、州置“僧正司”、縣置“僧會司”管理僧人，監督僧眾行儀及主管考試；明憲宗寵用西域僧人，分別授與“大智慧佛”、“大國師”、“國師”的封號，以彰顯僧人的地位。

其他學習中國的，如「高麗王朝」則對僧人舉行選拔的僧科考試，考試及格的僧人依序由官方授與階位：教宗是“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首座”、“僧統”；禪宗是“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等各種僧職，甚至有“王師”或“國師”，由國家管理的“僧統制度”十分完備。日本在天智天皇時，正式設立最高的“僧官”，其下是“僧正”、“僧都”、“律師”、“法頭”，寺院設“上座”、“寺主”、“都維那”，以統領僧尼如法。泰國的佛教則在“僧王”制度下，有“大長老會議”、“僧伽總監”、“地區監察”、“府監察”、“縣管理長”、“區管理長”、“寺住持”，最後才是僧眾的行政組織。越南歷朝政治也是以佛僧為重，有國師、僧統、僧錄等官位。

如此中外僧侶有了官位，被政府「御用」以後，權勢地位也就水漲船高，驚乎在家信徒之上，這種世俗地位的獲得，曾經（仍然）讓很多人欽羨。就連道教也不例外，也曾獲得官位，因此容易造成僧侶、道士喜愛攀附權貴，遊走奉承的醜態，至今還處處可見。

○政教分離的必要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憲法雖都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近九十年來已經沒有「國教」的強制規定。宗教是一種原創地最複雜的文化現象，為了避免各宗教之間產生衝突，現代國家的「仁王」要照顧的宗教也很多，佛教或道教早已失去如封建時代靠帝王的支持，有智慧的宗教理當趁此良機趁早與政治劃清界線，遠離政客，使宗教從政客的手中脫離，不要再被利用。宗教界要先自律，更該肯定信仰的價值遠超過政治利益的誘惑，以免陷入歷史上消消長長的泥淖裡。

可是，如今在台灣從每次的選舉，見到各種宗教的大師們急於遊走奉承，期望能夠緊緊和政治掛鉤，以獲得有高度政商魅力的人物皈依，如此會帶來龐大的信眾，更能期待登上“現今國師”的寶座；或政治人物發現宗教具有巨大的政治潛力，認為利用神聖的個人（大師）崇拜，可以動員群眾，便勤於在宗教界耕耘人脈。可惜有些宗教大師居然爭相公開擁護某一特定的候選人，造成信徒的納悶、疑惑，甚至因此被批評、利用，而不自知。比較有智慧的，一看情勢不佳，便馬上宣佈「封山」，以免選後惹來更大的麻煩。

○佛陀需要佛寺嗎？

由於佛教寺院或道教等宗教之其它觀廟的建設，自古以來大多由崇信佛教或道教的帝王或貴族的支持，不論是直接出資或間接鼓勵興建，如果沒有帝王的贊成，就不會留下這些建築精美的寺廟；西方“基督教”教堂的保存也是靠君王的支持，特別是東歐的共產國家，經長年的封閉，直到近年開放後，所有的“經典建築”才呈現在世人眼前，而且都是宗教或宮殿建築，但總是令人愛恨交加，嘆息不已。

從歷代許多記述中可以發現佛寺、道觀建設得富麗堂皇，宛如帝王宮殿一般。而佛寺建築的主要是因為釋迦牟尼（Sakyamuni，意為“能仁”，“日種”釋迦族的聖者）的出身為天竺的剎帝利（Ksatriya）種姓，若不出家也是未來的帝王身分，故寺院之格局型制

等同宮殿；道教則是主尊被奉為唐代或宋代王室的遠祖，所以也大興觀廟以崇拜之。

要知道佛陀並不欽羨王位，才選擇了「棄王就聖」，而證入聖道。釋迦牟尼出家後，修行六年而覺悟成為“天人導師”，後人卻一廂情願地猜測佛陀的形像並興建豪華的寺院，以表尊崇，這本就不是佛陀所願，後世為何奢靡如此，應該值得深思。

《高僧傳》卷十記載西元 306 年時，印度僧人、醫生和術士耆域（Jivaka）到達洛陽，據傳曾對京城裡僧侶的衣著華麗，以及佛教建築的精美裝飾和雄偉，表示驚奇和不滿。或許初期佛教僧團的成員有部分來自剎帝利王族，而且存有聯合對抗婆羅門祭師不平等的對待，因此習慣上僧團傾向於照顧宮廷，並協助穩定社會秩序。由此可見佛教會與政治掛勾的情形，來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

○二十一世紀是宗教自由與宗教治國的分域

關於“大乘佛教”如何產生以「佛教治國」的情形，雖然早年比較少有人研究提及，但是在本書編寫資料中，可以發現各國政、教兩者常合作無間，如同“印度教”一般，現今的尼泊爾等國就是如此。天竺傳說的“金輪”，可以是武器又是“法輪”，所以古今中外許多帝王在利用武力取得統治權以後，改以「護法者」或「法王」或「轉輪聖王」或「皇帝菩薩」的身分，極盡心思扮演「弘法」的角色，甚至越來越「青出於藍」。

而從許多考據證實，早期阿育王時代只建有舍利塔，還沒有佛像的崇拜，形成到後來佛教傳播後的各國，都有大興土木的過程，以及熱烈的雕塑眾佛、菩薩像，很容易明白大都受惠於「別有用心」的帝王們敕令興建。但是這些寺院能讓信眾們付出最虔誠的心力，可說是集合了優秀的藝術創作而成的，因此可知佛教建築是呈現著當時各民族文化的結晶，值得我們研究、深思。

台灣進入總統直選的時代，各種宗教又特別自由，再也沒有以國家財力來興建寺廟或觀廟等等的可能。可是最近幾年台灣經濟不景氣，加上幾十年來宗教的「興盛」已消耗了太多的社會財富，急速膨脹的寺院開銷，造成信眾與僧侶手頭上的拮据，佛教已陷入經濟的困窘，是否仍有必要像古代一樣，再興建花費昂貴的佛寺；或者從山裡走出，到都市叢林中落腳，佛教建築是否能轉化成一種新的態勢，本書許多顛覆性的資料會帶給您不同的思維。

○應該重視佛教智慧的傳承

佛教建築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早期的建築能保留至今的，簡直是鳳毛麟角。許多是毀於戰火、天災、老舊，在印度與西域許多是受到異教徒的摧毀，只能選擇性的從古老的傳記中去發掘，這也是本書的遺憾。但是明白了佛教寺院興建的因由，聰明的我們一定會將早年急於興建佛教寺院，想以護法精神累積“功德”的心態，即早轉變為重視“智慧”的修持，不可再以“貢己卑人，好諛趨利，倚大勢力，結好貴人。”為重。

《菩薩善戒經》明確說：「菩薩若有同師同學誹謗菩薩等法藏，受學頂戴相似非法者，不應共住。若定知己，不得向人讚嘆其德，是名菩薩第八重法。」如此以免讓人無法簡別，造成邪見傳播，而貽誤眾生。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應該曉得將現有的佛教問題，以正面的理性思維來處理，引導如何正確地修學佛法，不要再陷於「愚誠」感性的宗教情懷，才能讓佛教的般若「正法」常轉，更是筆者編寫本書的目的。

○本書的目的

筆者並未親臨各地，況且一生中也无法踏遍這些名勝古蹟。為了讓追求宇宙真理的人，能夠依賴今日的科技，在很短的時間裡，明白達摩祖師為何說梁武帝在全國廣建寺院的事，是了無功德的。謹以佛教徒的身分針對佛寺建築的文化提出檢討，以求佛教徒能夠從「心外求佛」崇拜迷失中，早日證悟心中的佛性。

因此，盡量從蒐集到的參考資料，提出有關佛教建築的古今特點，當然無法面面俱到一一納入，遺珠在所難免。而且本書並非要作為任何論文形式發表，只是為了讓「正法」永在，直接借用數百位作者的高見，來證明千古被扭曲的事實，故省略了引用來處，以免篇幅過分龐大。本書若能出版，以挽救迷惑異常的信眾，則功德直接來自這龐大的作者群們，希望有緣接觸本書的人，感恩迴向給勞苦功高的作者群們。

而且任何一個地區的佛教建築，都可以寫成一大部頭的叢書，所以許多著名的佛寺無法在本書中一一提及。希望讀者能依書後的「參考資料」自行選讀。有些考古年代眾說紛紜，各有一番道理，還好本書並非要作為歷史教材，而且只是個人的讀書心得。只要能從各國佛教建築的不同，看出佛法本不在於只為了興建豪華的寺院，重要的是「法要」的所在——明白「一切唯心造」，如何「返觀自性」修行了悟，才是重點。

再者，如阿育王或丘就卻或迦尼色迦時代的弘法情形，各種學術資料早就攪拌不清，學者們各有主張。就像佛曆元年是以佛滅後起算，但是今天卻還有人當它是佛陀誕生年起算。以個人之力，畢竟無法完全弄清楚，遠在二千多年前的史實，這也是本書的缺點，希望讀者能包涵。

○感言與期望

本書寫作過程中，曾陸續抽印純文字版，邀請建築師同行及建築系教授指正，很感謝如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駿逸博士提供照片與資料；中、美、日國家博士蔡添璧教授的鼓勵；法國建築博士陸金雄建築師的贈書與建議；有中醫師執照的葉大松建築師對韓、日建築歷史的指正；醫學工程師南京中醫大學博士林志商講座的協助，以及韓國文學博士郭秋雯教授提供韓國佛教思想史研究等書；中國命運大學校長解百榮博士的指正與資料提供；建築師先進朱老師祖明先生、陳春福兄、王基陵兄、郭清輝兄等同行以及王輝煌老師夫婦提供實地照片；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生劉淳德居士的建議；同學巫金海居士提供曆法的協助；同修吳豔紅、沈良宵、林侑伶、楊銘峰、翁宏彬、黃玉云、徐于婷等等居士陸續地作錯字校正與贊助完整版印刷費或提供旅遊照片，才能在短時間內呈現給大家，特別再次誌

謝。

本黑白印刷本，是呈現史實的稀有版本，資料的收集來自六百多本書籍、文獻，謹提供有遠觀、較能寬容接受佛教真面目的人士收藏。由於許多史實相當不同於現今大師們傳道時的說法，恐怕被誤會本書有“障道”因緣，將來正式印行上市時，將視各宗派的立場如台灣淨土宗、藏傳佛教等，允許千華出版社更改或加註，以普及版出書。

但是，如果為了挽救目前走入重度迷信的佛教，照原出版也不妨。如果提早二十年，本書可能會是禁書之一，宗教大師一定會影響政治力禁止本書出版。某些大師會向信徒宣佈本書不得碰觸，而且還會運用自辦的媒體批判，甚至於惡毒的詛咒筆者。很幸運地，時代不同了，在家眾都已經覺醒了，知識已經足夠分辨是非了，不會再相信政治羅織的偶像崇拜，當然也不再會以大師的話作為金科玉律。「嘉言錄」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讀者可以見到本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盧俊義牧師說：「……當教堂越蓋越雄偉堂皇，而教堂鄰近社區處處有餓殍時，這樣的教會是傳不出上帝活著的信息的。」當一個計程車司機發現剃頭當起「師父」後，就有用不完的供養金；當欠款數百萬元時，他的弟子說：「急什麼！？師父回國辦場齋僧法會，就有錢了。」……當一個賣藥的李名嘴當了「師父」不久，就能以供養金蔭庇眾俗家親屬榮華富貴時。信眾們！是誰的犧牲最大、最純蠢呢？

幾千年來各種宗教提供了人類文化的傳遞，其功勞卓著不可磨滅。不過，後來滲入太多人為的干預，宗教已喪失她原來的純真，所以也希望虔信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建築同行也寫出《道教的建築文化》、《基督教的建築文化》、《伊斯蘭教的建築文化》等書，檢討各宗教在這幾千年來對人類的影響，並提出未來的遠景與期盼。最後，借用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先生的一句話：「一個國家的進步，與重視科學的程度成正比，而與對政治或宗教的熱衷程度成反比。」讓看完本書的人，作為掩書後的省思。